



大历英魂

● 王炳银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大历英魂

● 王炳银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写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，胸怀经世济民的宏伟抱负，于“安史之乱”后的大历年间，为复苏经济，应民之急，再造一代盛世，他不辞艰辛劳苦，不计个人恩怨，鞠躬尽瘁，终究含冤而死的故事。

作品构思缜密，行文流畅，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可读性强，不但具有史实价值，而且颇富现实意义。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大 历 英 魂

王炳银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德州地区新联印刷厂印刷(武城县新城文化街)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5 3/4 插页2 字数255,000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700

ISBN7-5306-0995-5/I·906

定价：8.20元

第 一 章

唐纪年第三个丙午的十一月甲子日，大唐天子李豫改元大历。

转眼到了丁未年，这一年，气候异常。长江以北的中州大地，春寒料峭持续到人夏。六七月间，本应是赫赫炎炎的盛暑，可却是天高气爽，凉风习习。进入了八月中秋，一股股干热的燥风却又频频袭来，中午烈日当头，热得人们透不过气，孩童们赤身跳进河沟、池塘，两个时辰不肯上岸；大人们把三伏天没有操弄的凉扇又重新拿起，不停地摇晃着。

“鬼天气！真是鬼天气！”人们多是这般报怨着。

渭水河畔的一棵高柳下，坐着几个歇晌的庄稼汉，一年老者靠坐在一搂粗的树干旁，闭目抚髯，望天沉思，轻声地说道：“记得十年前也有过这么一次。”

这句似乎自言自语的话音刚落，像是闷热中吹

过一阵清凉的野风，驱散了周围人们心中的郁闷，竟你一言我一语的聊了起来。

“那是天宝末年。不过，那时是伏天热秋天冷，中秋节就穿上了棉衣。”一个枕着锄头把的中年汉子蓦地坐起身，边说边用手抹着额头的汗水，狠狠甩到地上。

“对，就是那一年，安胖子领兵从范阳打过来。天下大乱，一乱就是八年，还算老天保佑，咱们总算熬过来啦。”对面有个摆弄犁头的庄稼汉，亮开嗓门说道。

“依我看，倒还不如那时成了贼兵的刀下鬼！”这边又响起瓮声瓮气的怒吼声。一个满面虬髯的粗鲁汉子，袒胸露乳，“啪”地将手里摇弄的枯枝折断：“如今要吃没吃，要穿没穿，还不是活受罪！”

又一个壮汉拎过一束干瘪的高粱穗，递给树下的老汉，气愤地说：“老天也和咱们穷人过不去，这样的怪天气怎么能收庄稼！你看，干巴巴的，哪有粮食？”

老汉睁开微闭的双眼，仍旧捋着银须，缓缓说道：“听说长安的米价一个劲地上涨，一千五百钱才能买到一斗米。”

“可不！天宝年间，一斗米只卖二百钱。”

“再这样下去，大唐当真要完啦！”

“庄稼汉连肚皮都填不饱，还管他什么大唐小唐！”

天怒人怨，骂声鼎沸。忽然，远处苞谷叶子窸窣作响……

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望着，只见远处两匹快马扬起的飞尘掠过田垄，四处弥散开来。前面青鬃马上的一个中年人，不停地挥动马鞭，顷刻已行进到众庄稼汉歇晌的地方。大家看得很清了，软角幞头下的一张宽大黝黑的脸上浸满汗珠，三绺短髯随着身子的起伏微微飘动；淡青色圆领罗衣上附粘着一层尘埃，从前面望去，中年人显得灰蒙蒙毫不起眼。可是，当青鬃马驶过，绚丽的晚霞从背后挥洒过来，人们见到了他身上闪烁着一道道玫瑰色的光环。这时，后面的坐骑也追了上来，那是个身着皂色袈衣的仆人。他重重地抖动马缰，气喘嘘嘘地高声喊道：“刘公，前面就是潼关，该歇歇脚啦。”

歇晌的庄稼汉相互望了望，谁也没有做声，可他们心里都在琢磨：这一定是个身着常服的朝廷官员出京巡视吧？高柳下的老汉站起身，手抚满颌白髭须，又是自言自语道：“朝廷这会儿也该问问民情啦！”

“哼！”满面虬髯的汉子仍旧瓮声瓮气地骂道：“他们从娘胎里就没长这股肠子！”

两匹快马向东奔去。坐骑上的中年人一闪明如紫电的双瞳，直身缓辔，长长地吸了口迎面吹来的一丝微风，随着马背的颠簸深沉地延眺两旁：远处起伏的山峦显得暗淡无光；眼下沃野千里的黄壤却万木萧疏，一派荒凉。山间溪畔，村边路旁，时而可见一具具伛偻的饿殍……他不忍心再看下去，昂首朝前瞩望，夕阳下，崇山峻岭掩抱着一座黑紫色的雄关。他猛抖白丝马缰，马蹄又蹴起了滚滚烟尘……

秦川大地上庄稼汉们的眼力果真不差，被仆人唤作“刘公”的中年人，就是当朝的户部尚书刘晏。他刚被委任都畿、河南、淮南、江南、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转运、常平、铸钱、盐铁使不久。此刻，他正牵马穿过潼关西门，阔步走在城内的通衢大道上。年届五旬的刘晏身体仍很健壮，但一路行来，满目疮痍的大地，却使他面蒙忧郁，显得苍老了许多。他曾经不止一次地从这里通过，或出西门，取古道而入长安；或过东关，经洛阳而下江南。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第一次经由这里入京师。那是开元十三年，唐明皇觉得自己开创了一代盛世，“敬若天意，四海宴然”，为了“子孙百禄，苍生受福”，便“封祀岱岳，谢成於天。”玄宗皇帝声势浩荡地到泰山“封禅”。当时年仅十岁的刘晏正在自己家乡曹州南华潜心苦读。他自幼才华出众，听说当今圣上封祀泰山，即兴而成《东封书》献

上。唐明皇御览后大为惊奇，他不相信这文采横溢的赋章竟出自孩童之手，于是要当场验证。宰相张说，也是当时有名的学者，他受命出题测试。小刘晏对答如流，出口成章。圣上大悦，授与秘书省正字的官职，刘晏便随圣驾西行入京。当时，信幡飘飘，金鼓隐隐，矛戟林立，辎车辚辚。在这卤簿仪仗之中，刘晏乘车通过潼关大街。那是一种多么令人舒畅的景象啊！街市清洁热闹，车马行人往来如梭，一条条蓝边白地的酒旗在望杆上随风招展，车窗外掠过的是张张欢快的笑脸。可如今……

满城尘土飞扬，街巷残破不堪，酒店里不见吃酒的人影，却堆满了垃圾和脏物。马蹄踏入浆泞的洼坑里，踢带出一只糟烂的乌靴，溅得刘晏满袍襟泥水。他定睛望去，水洼里又露出了一顶残破的头盔。

身后的仆人俯身拾起一支踏瘪的剑鞘，甩手扔出老远。其实，他并非真正的仆人，而是户部员外郎吴征。只是他那一身仆人装扮，尤其将衩衣的一侧袍角塞入腰带，毕恭毕敬地跟在刘晏身后，活脱一个贴身随从。

几个骨瘦如柴的乞儿拣起被吴征甩抛的剑鞘，惊恐地朝这边观望。

刘晏将马缰递到吴征手里，沿砖梯快步登上城楼。

他手扶雉堞，极目远眺，心中无限感慨。北面层峦叠嶂，那边有秦汉以来修筑的绵亘起伏的长城，有据险要屯重兵的关隘。然而朝纲不振，国库虚空，仓廩匮乏，民不聊生。那些为人恃凭的城墙关隘，还不是像惨遭致命创伤的巨龙，于国于民又有何用？一阵淙淙汨汨的水声，把刘晏的视线引过去。那边，滔滔黄河像是改变了素常勇猛豪迈的气势，间歇了昔日的惊涛和咆哮，喟然长叹般地逦滚着……刘晏为之动容，不禁仰天叹道：

“唐明皇啊，你曾是一代英主，再造了大唐盛世，可又何故为自己造就了那么几个掘墓人——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……”

刘晏狠狠地一拳打在堞砖上，忽觉手腕触到冰凉的一物。他定神看去，只见一枚箭镞嵌于垛口的砖缝中。

随后走上城墙的吴征连忙上前，小心翼翼地探过身子，一手扶堞，另一只手将箭镞拔出，递给刘晏，说道：“看来哥舒翰将军扼守潼关半年之久，实为不易呀。”

刘晏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是多么好的战机啊！当时郭子仪、李光弼的大军南逼洛阳，北捣范阳，哥舒翰将潼关守住，安贼叛乱指日可平。可是，英明一世的明皇天子却听信杨国忠谗言，对忠臣良将妄加猜疑，接

二连三地逼哥舒翰出战，致使兵败关破，好端端的大唐天下被弄得千疮百孔。”说着，他将箭镞于掌心掂了掂，愤恨地说：“说不定，此乃安禄山拉的硬弓。那一弓，致多少人死于非命；这一箭，妄使大唐一蹶不振！不。天下事岂能让倒行逆施者摆布！”

他大步走向烽火台，抱起一捆干柴，回头招呼着吴征：“快把干柴堆起，点燃‘平安火’，通告关中父老，我们决不有负他们重望！”

刹时间，烽火台上烈焰升腾。本来，烽火台起火是报警的信号。可是，几年前安禄山围攻潼关，这有警的信号改成了平安的快报。当时，只要潼关没有失守，那里的守军每天晚上都要在烽火台上燃起一堆火，作为安然无恙的信号传给京师。潼关和长安之间，隔三十里就有一座烽火台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各个烽火台上的士兵都全神贯注地企足东方，盼望着前面起火。一旦发现东方火光，随即燃起自己台上的火堆。这样，由东向西，当潼关烽火台火起，传到长安还不过半个时辰。在江山危难的日子里，由于天天如此，并且人人都牵肠挂肚，因而关中的人们都从心里盼望见到烽火台上的烟火，它成了太平无事的象征。可是，这种“平安火”自那年六月初九就再没有燃起。不久，安禄山长趋直入打进长安，关中百姓惨遭涂炭，自此多年不得安宁。今天，刘晏和吴征点燃的烽

火，像越黑夜空中的一串明星，晶莹闪烁地沿着三十里一座的烽火台，迤靡连绵地传到长安春明门城楼。

京城里至少是皇宫内最早发觉火光的要算韩王李迺了。自从同刘晏话别后，李迺一直感觉惆怅不安。对刘晏的品格为人，他敬佩得五体投地；对刘晏的才干，他深信不疑；对父皇委以刘晏的重任，他深为赞赏。他觉得父皇即位以来，做了一个最英明的决断，那便是将唐王朝的财政转机寄希望于刘晏身上。如此，李迺愈加不安。扭转安史之乱以来萧条凋敝的局面谈何容易啊！可是，刘晏却踌躇满志地承担了此任。这次，他要亲自去调运江淮的漕粮。想到粮食，李迺的心猛然揪促了一下——宫里御膳房已将是没有鼠耗之米了，长安缺粮，关中缺粮……

远处的火光一闪一闪，在火光掩映下，李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他在宫苑发现火光后仍不甘心，又驱马赶到春明门，一条长龙般的火光，欢腾跳跃在眼帘，李迺猛一转身，跑下城楼，打马朝皇宫奔去。

如今，唐都长安已有了三座皇宫。北面龙首原上的太极宫即原隋朝的大兴宫，由于它的位置在大明宫以西，因而又称“西内”。大明宫也叫蓬莱宫，本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太祖皇帝李渊夏天消暑所建，当时叫永安宫。高宗龙朔年间大规模扩建，李治也于此时由太极宫搬到这里，即为“东内”。后来，中宗、睿宗及

武则天后都在此听政。唐明皇李隆基即位的第二年，将他为藩王时的兴庆坊旧居改建成了兴庆宫，开元十四年，用了六个春秋，又取永嘉、胜业两坊各半坊之地扩充营建为一座独立的宫城，因在大明宫之南，因而称为“南内”。唐明皇在此居住四十一年，直到天宝末年安禄山兵破潼关，他仓惶退出长安。三年后返回京师仍欲久居“南内”，却为肃宗李亨逼迫搬至“西内”甘露殿，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。肃宗及当今圣上李豫又都重返“东内”视政。

这时，李迥已来到大明宫南墙，他依次走过延政、望仙、丹凤、建福及兴安五座宫门，却没有从这些地方进宫，而是径直拐向正北，沿西墙行至九仙门，将坐骑交与守门羽林，匆匆奔向父皇寝宫。

奇怪的是，往日这里丝弦齐鸣，竹肉相发，乐音袅袅，可今晚却万籁无声，异常寂静。李迥疑惑地立在殿廊内，呆望着檐下通红的琉璃宫灯。

“禀韩王，圣上准见。”一近侍走出殿门，在李迥耳边悄声说道：“请安后不必逗留。”

李迥微然一笑，说了声“有劳董公公。”便大步走进寝宫。韩王这般不以为然，致使内侍董秀心中大为不悦，取下腰间束带上的折巾抹了抹嘴巴。李迥刚要穿过宽敞的外厅，见父皇和母亲独孤妃双双走出寝宫，于是，连忙叩拜。

“我儿为何今晚姗姗来迟？”独孤妃含颦佯嗔地问道。今晚，她上下一身淡粉色，围着的霞帔却是浅蓝色，加上发髻上银丝步摇和腰间白玉珮环，使其本来犹如出水芙蓉般的韵致更为风姿绰约。独孤妃是李豫最为宠爱的皇妃，如今已届中年。十八年前，她生下韩王李迥。在众皇子诸王中，韩王最得圣上疼爱。李豫见了诸皇子，多是板着面孔，颐指气使；唯独李迥在他眼前时，便一反常态，笑逐颜开。对此，太子李适最为不满，其余皇子以及圣上的众多嫔妃也一样妒火炽烈，只是不便表露。可今晚李豫却没有以往的神态，当李迥问安时，他只是默然点点头。可一听到独孤妃责怪李迥，则又不禁不由地拉了下独孤妃裙袖，轻声说道：“近来小皇儿每晚都去春明门，颇为辛苦呀！”他扭头朝李迥叹息一声道：“皇儿快去歇息吧，明晚就不要再去啦。”

“父皇，孩儿今晚望见了潼关传来的平安火。”李迥兴致勃勃地禀道，双眸中好像也闪烁出熊熊的烈焰。

“这是真的，你没有看错？”李豫惊喜地双肩一抖，跨上前一步，拽住李迥的双臂。

独孤妃连忙托住从李豫肩头滑下来的一件猩红裘氅，一双妩媚的大眼有些不解地瞟着李豫兴奋异常的面庞。

李豫扭过身子，激动得有些遏制不住了，高声说道：“爱妃不知，刘晏爱卿应诏匆匆上路，临行时曾同朕相约，只要见到潼关烽火燃起，就是告之朝廷，他已有良策在胸。漕运定可打通，京师和关中怕要解除燃眉之急了。”

“妾妃看来，怕不尽然吧！”独孤妃另有所思地将裘氅披在李豫身上，搀扶李豫坐到厅间一张檀木矮榻上。她含而不露，一挥手，四个一身天青色衣衫，素绢披肩的宫女，各托一具鎏金瓷盘姗姗飘来。她们顺次将盘放至矮榻前小几上，是一盘肉食，一盘果品，两盘宫饼。

“让小皇儿同陛下一起用夜宵吧。”独孤妃一闪秋波，向李豫请求道。

李豫像是没有听到，他等待独孤妃的下文有些不耐烦了：“汝对刘晏爱卿信不过……”

独孤妃轻轻坐到李豫身旁，额头微蹙，拿起一个宫饼，缓缓道：“妾婢担心的是，连年战乱，河道失浚，船只多有遗散，漕运早已中断。纵然刘爱卿能尽快恢复起漕运，那令人生畏的洛阳以西、陕州以东的一段黄河，怕也是不那么容易通过……”

听着听着，李豫脸上的惬意渐渐消失了，随之而来的是忧思更烈，愁云更浓。他扫兴地望了一眼几案上的夜宵，快快起身，踱向窗前，面对黑沉沉的夜幕，

又发出了一阵长长的叹息：“唉，真乃时乖命蹇呀……”

二

滔滔滚滚、汹涌向前的黄河在绕过河套之后，便由北向南穿过龙门奔腾直下。与渭水会合处，险峻雄奇的华山挡住了去路，顽强而富有智慧的黄河水没有被这突然出现的巉岩峻岭吓住，它轻蔑地嘲讥了几声，从容不迫地折向东北，继续奔往大海。

就在这黄河拐弯处有个渡口叫风陵渡。

黎明，这块传说是女娲氏葬身的地方，薄雾溟蒙。莽莽苍苍的华山和巍然矗立的潼关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中，周围显得梦幻般的沉寂，只有远处传来淙淙汨汨的流水声，仿佛是向着山峦雄关和原野古道呼唤，呼唤它们快快抖擞身躯，振作精神，迎接又要晖映大地的朝霞。

岸边，一匹青色骏马伸长了脖子，贪婪地吸吮着河水。没等饮足，马背上的主人一提缰绳，沿河岸又疾走了一段。

在翻滚流淌的河水面前，刘晏下马直挺挺地伫

立着，俨如修竹当风。他面向西方，双目脉脉，凝视着手里的那枚箭镞。他心潮起伏，眼前的箭镞渐渐恍惚起来……

这枚黧黑的箭镞，将刘晏带回到不久前的一次长安朝贺。

那一天，报晓的金钟格外清脆地震荡着高耸殿宇、禁苑宫墙，悠悠消失在晨星寥落的长空中。

当翔鸾栖凤两阁响起了五通鼓声后，孑然崛起的含元殿上下传出一片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”的山呼声。

御座上，身穿绣有日月星辰图案赭黄袞龙袍，头戴珍珠悬串冕旒的李豫，拂髯端坐，兴致勃勃地说道：“广德元年，叛首史朝义穷蹙自尽。两年来，清剿残匪，安民生息，功效卓著。至此，起自天宝年间，延续十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彻底平定了。”

听到圣上颇带激情的音调，立于文官班中的刘晏不禁偷偷瞟了一眼大殿，又悄然环视了下两班众臣，见人们脸上多是兴奋和慨然之色，他也被感染了。是啊，这十年内乱，对于这里的所有人都是生平第一次经历。大唐帝国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发生战争。那些历历在目的残忍、动荡和臣民生活的畸形，不都是战乱带来的吗？难怪人们要阻止它、诅咒它！如今战乱平定了，又有谁不为之庆幸呢！

“朕意已定，立雍王为东宫储贰。今日正值大朝会期，于此，授册行礼。”李豫下意识地扭头望了一眼御案旁侧的雍王李适，缓慢地宣布他的决断。

殿前的文武重臣都不约而同地举目伫望……

一身团锦，顶珠佩环的雍王李适，腰扎金铸带，脚穿厚底革靴，倨傲矜持地睥睨着殿阶下。

“谢主隆恩！”群臣中爆发出一片赞誉高呼。然而，人们心里都非常清楚，立雍王为太子并不是出于李豫的本意，此间他有难言之隐……

刘晏却没有去思忖这些，但他同样有一股不满的思绪。近十年的内乱，固然将一切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搅得七零八落；但当前首要的应是保障幸存黎民的生计，让他们休养生息。这样，振兴社稷才能有望。可是，众望所归的大唐皇室所忙碌的并不是这些。他们总不大愿意将百姓的安危冷暖系在心上。像天宝末年，安禄山已得西京，玄宗皇帝逃至成都，太子李亨却趁机在灵武即位。如今，本应君臣共济，中兴社稷，可却又忙着册封太子……

“圣上决断诏示天下，定为举国幸甚。”刘晏尚未来得及辨听此刻献媚言的是哪一位朝廷重臣，忽被一阵“蹬蹬”的脚步声吸引过去。

只见李适满脸悻色，奔下丹墀。

原来，殿外空旷的广场上，栖息于荒丛蒿莱间的